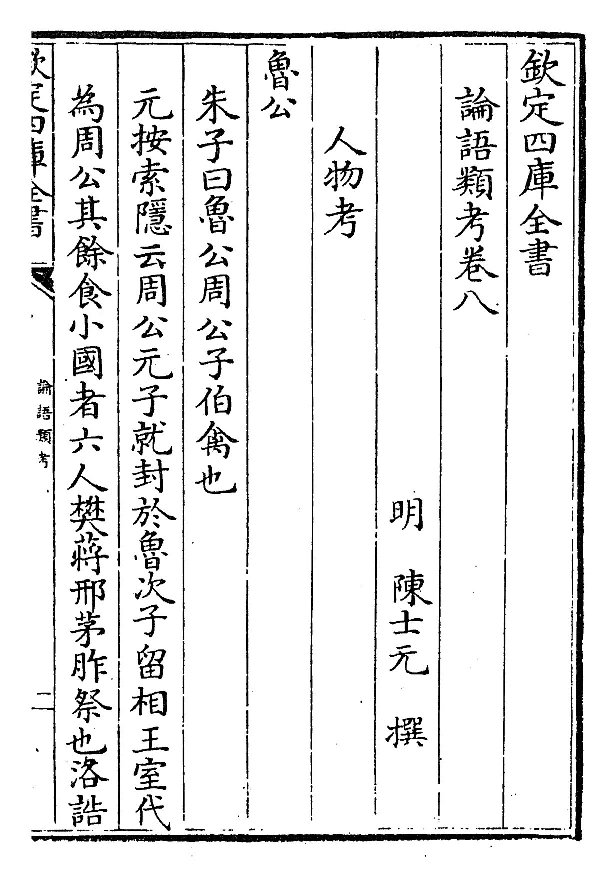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類考卷八

明 陳士元 撰

人物考

魯公

朱子曰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元按索隱云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洛誥

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是周公留相成王成王封其子伯禽於魯也記云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言受封告廟之禮耳陶淵明以為武王封之於魯誤也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享國四十六年一統志云魯公墓在兖州府曲阜縣東八里

昭公

朱子曰昭公魯君名裯

元按魯世家云魯襄公卒太子子野立七月而卒魯

人立裯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裯非適嗣且居喪不戚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来巢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謡曰鸜鵒来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至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晉君果居昭公於乾侯昭公在當時有知禮之名故陳司敗以為問左傳云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

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定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三家不能取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公室四分難將及身不卹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其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三十二年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吴孟子

許謙氏曰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姬之類子宋姓姬魯姓姜齊姓伯仲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吳祖泰伯文王之伯父魯祖周公文王之子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欲掩其惡故改姬稱子也

元按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然先儒多以孟子為昭公夫

人考之春秋經文未嘗稱為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故先儒遂以為夫人不知坊記多出漢儒未足據也春秋書夫人者如夫人姜氏至自齊之例孟子非夫人而亦書卒者魯史畏吳彊之故耳然則昭公犯娶同姓之非豈其得已也哉吳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定公

朱子曰定公魯君名宋

元按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魯世家云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綱目前編云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初公衍為太子季孫使叔孫告於子家羈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甫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隤反遂立宋為君然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即位

非常禮也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時定位不過將以市已挾立之恩而魯之羣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以奬公室使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振矣悲哉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在位十五年薨於高寢

哀公

朱子曰哀公魯君名蔣

元按系本云哀公名蔣魯世家云名將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為三桓所攻奔於衛孫於邾國人迎以歸卒於公孫有山氏哀公十四年春則春秋絶筆之年也哀公毋曰定姒先儒謂哀公四歲即位然春秋哀公七年秋公伐邾若四歲即位則伐邾之年方十歲耳何以能親將耶又魯君

夫人多見於經而哀公夫人獨不經見蓋娶在先君之世薨在春秋絶筆之後也則公即位時年已長矣四歲即位之説似謬哀公子寧是為悼公

孟莊子

朱子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

元按孟莊子仲孫速也仲孫蔑之子公孫敖之孫公子慶父之曽孫也蔑即孟獻子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言而孟子亦記其有友五人而忘

家之善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孟莊子年少嗣立能不改焉故孔門以為難又考春秋莊子逮之後有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惟仲孫氏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更出於流俗豈非獻莊之遺教流風足以倡淑後裔哉夫仲孫氏又稱孟孫者蓋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嫡長稱伯

庶長稱孟莊公既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不得與
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以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
孫氏友爲季孫氏是爲三家皆桓公之後故又爲三
桓然慶父實莊公之仲弟故國人猶稱仲孫而魯史
因之也

孟懿子

朱子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

元按春秋定公六年仲孫何忌如晉左傳云孟懿子

往是知懿子名何忌也懿子之父僖子名貜僖子將死名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師事孔子

孟武伯

朱子曰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元按春秋懿子以哀公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云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知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彘也

孟敬子

朱子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元按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玄氏註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

孟之反

朱子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

元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杜預氏註云孟之側孟氏族也字反又莊周云孟子反夫孟側字反左傳以為孟之側孔子以為孟之反莊子以為孟子反猶孟子稱孟舍曰孟施舍也施之子皆助語辭如庾公之斯尹公之他之類

孟公綽

孔安國氏曰孟公綽魯大夫

元按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也能燭崔杼不臣史記弟子傳敘云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子服景伯

朱子曰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元按子服氏孟氏之支庶也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景伯名何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徵魯百牢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卜一牢之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十三年公會晉侯于黄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為伯也今以寡君見晉則晉為伯矣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遂因以還及太宰嚭見於吳

王曰無損於魯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景伯自言力能肆公伯寮於市朝則其勢位可知景伯名何而孔安國以為名何忌非也

叔孫武叔

朱子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元按武叔叔孫成子之子也成子名不敢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刼武叔以伐孟氏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武叔呼冉求而問戰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袒且

投冠拔髮子游曰知禮君子曰州仇馬知禮所事者

禮之末節也

季文子

朱子曰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元按季文子季友之孫為魯大夫史記世家云成公

十六年宣伯使告晉郤犨請止季文子而殺之九月

晉人執季文子于苕邱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

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

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赦季文子十二月季文子
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
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春秋私考云季孫
行父奸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
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耶觀其黨仲遂之弑適傾
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
矣左遷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
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

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之政故猶以功名終焉

季桓子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

元按左傳季桓子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名意如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子斯嗣是為桓子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内而釋之定

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十二年仲由為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十三年齊人饋女樂桓子微服往觀語定公受之怠於政孔子去適衛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三年秋桓子有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名仲尼後數日卒

季康子

朱子曰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元按季孫肥之名見於左傳及魯世家乃桓子之庶子哀公三年秋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南孺子者桓子之妻也桓子卒康子立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大夫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康子立欲名仲尼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能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名而可曰必名冉求於是使召冉求論語所謂季氏旅泰山伐顓臾冉求聚歛事皆康子時事也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季子然

朱子曰子然季氏子弟

元按註疏孔安國邢昺皆以子然為季氏子弟子然蓋其字也其名與事實無考薛應旂謂子然平子意

如之子桓子之弟也不知何據或亦因其與孔子同

時而臆度之耳

鄹人

邢昺氏曰鄹人魯鄹邑大夫

元按孔子父叔梁大夫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

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顔氏顔氏生三女其

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

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長

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乃生孔子春秋於邑大夫多稱人人之者微之也故不以姓名見如文公九年經稱許人左傳則稱大夫是也又左傳襄公十年縣門發鄹人紇扶之以出在内者則當時嘗以鄹人稱孔子之父矣宋祥符年封紇為齊國公

元至順年加封啓聖王

臧文仲

朱子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元按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乃公子彄之曾孫也彄字子臧辰以王父字為氏故曰臧孫氏文仲繼然友為政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矣而四十餘年魯政多疵至於文公尤甚文公十年三月辛卯文仲卒當時稱其為名大夫而孔子以為不智又以為竊位其衆好必察者與

臧武仲

朱子曰魯大夫名紇

元按臧武仲名紇謚武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也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邾初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之臧孫紇成之是爲季悼子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其後季孫以孟氏討攻

臧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
生賈及為又娶穆姜之姨子為繼室生紇長於公宮
姜氏愛而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曰子以大蔡請納其可賈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臧孫如防使告魯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
臧為此孔子所謂要君者也臧紇致防而奔齊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

而施不恕也

陽貨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元按左傳陽貨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内逐公父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六年夏强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八月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八年九月

刧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歸魯寶玉大弓魯人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而出奔齊齊侯執之囚諸西鄙乃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陽膚

朱子曰陽膚曾子弟子

元按一統志云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微生高

朱子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元按莊子及戰國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程復心氏云尾生一本作

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氏以為魯人疑即微生
高也觀此則其為人槩可見矣

微生畝

朱子曰微生姓畝名也

元按微生畝葢微生高之族也高之直畝之固豈聖
人中正之道哉

左邱明

程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也

元按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吳程氏云自班馬以來皆謂左邱明即傳春秋撰國語者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為魯太史也或謂傳春秋者非左邱明乃楚之左史倚相薛應旂氏又以左邱明為左史倚相之後杜預氏左傳序云左邱明受經於仲尼然孔子稱左邱明之所恥曰丘亦恥之則左邱明當是孔子之先輩今左傳序事於孔子既沒之後至於韓趙魏滅智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邱明矣左邱氏明

名故史記或稱左邱然自漢以来率稱左氏而杜預乃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鄭夾漈氏族志亦云左姓邱明名宋封為中都伯一統志云墓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二十五里

公伯寮

朱子曰公伯寮魯人

元按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僚字子周張守節氏云家語弟子篇有申繚字子周即公伯寮也古史考則謂

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流也故朱子集註不云弟子

柳下惠

朱子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元按莊子云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註云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魯公族展無駭之子也然考之左傳展禽在魯僖公時至孔子之生八十餘年孔子豈得相與為友蓋莊子

寓言也僖公二十六年齊侵魯僖公使展禽弟展喜犒師喜受命於禽以往諭以先王之命齊師媿服齊求魯岑鼎魯與之贋展禽不肯失信乃以真岑鼎往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筴頁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矣列女傳云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

下莊子

朱子曰莊子卞邑大夫

元按國名紀云卞和卞莊子皆以卞邑為姓氏族大全云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為氏卞莊子是也集註以為卞邑大夫則本於晉儒周生烈之說史記陳軫傳云卞莊子有刺雙虎之功荀子云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劉向新序云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敵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卞人而死據此則莊子為

卞人固未嘗言其為大夫及卞姓也一統志云墓在東昌府聊城縣界内

林放

朱子曰林放魯人

元按禮殿圖有林放名而弟子傳不載故集註止云魯人唐贈清河伯宋封長山侯

子桑伯子

朱子曰子桑伯子魯人

元按邢昺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王肅包咸惟言伯子而已鄭玄云子桑秦大夫蓋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也鄭玄引之謬矣集註所謂子桑戶者蓋以莊周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其言皆太簡之意子桑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蓋子桑姓伯子字而戶其名也

原壤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

元按原壤蓋原憲之族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也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孔穎達氏云原壤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蓋敗於名教誤於後學者也

公山弗擾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元按公山弗擾左傳作公山不狃字子洩蓋陽虎之

黨也定公五年弗擾為費宰其據費以叛名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而左傳家語乃載在十二年是時定公尊用孔子而季孫斯仲孫何忌又從孔子墮費無費叛之事豈孔子舍魯而欲赴費人之名耶盖史記九年費叛似是而左傳所謂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妄矣春秋私考云季平子專權為惡以陽虎為腹心虎之預政已非朝夕及平子與

叔孫成子相繼卒而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遂為虎
所執公山弗擾為費宰侯犯為郈宰皆虎黨也弗擾
以費叛犯以郈叛宜在定公五六年間桓子武叔初
立之時虎專國政倚以為助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
此時邪盖虎歸孔子蒸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弗擾
叛欲召孔子則此時孔子尚未仕也孔子仕魯獵較
為兆必在定公七八年間而不在桓子初立時也
達巷黨人

朱子曰其人姓名不傳

元按前漢書董仲舒傳云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氏註云此項櫜也氏族大全云項本姬姓春秋時有項櫜七歲而為孔子師

晃　摯

元按周禮樂官有樂師大師小師其掌磬鍾笙鎛韎籥之官皆稱師師晃師摯如春秋師曠師筏師慧之類摯本太師亦稱師摯如曠本太師亦稱師曠也摯

又名乙樂記所謂子貢見師乙而問歌聲是也摯晃

姓皆無考

襄

朱子曰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元按襄擊磬樂官之名史記世家云孔子學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蓋文王操也襄姓亦無考

干　繚　缺　方叔　武　陽

元按干繚缺方叔武陽皆樂官之名或曰方叔方名而叔其字也姓皆無考其後子孫以官為氏故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云

鄉原

朱子曰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元按周生烈云鄉原者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也何晏云鄉向也謂其不能剛毅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也故孔子以為德之賊其人姓名無考

此卷皆魯國人物

論語類考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類考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茅　琳

論語類考卷九

明 陳士元 撰

人物考

齊桓公

朱子曰齊桓公名小白

元按左傳小白齊僖公庶子也齊世家云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僖公同母弟夷仲之子曰公孫

無知弒襄公而自立為齊君未幾為雍林人所殺初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次弟糾奔魯管仲名忽傅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敗走齊絶魯歸道遺其書曰子糾

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以往鮑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多内寵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病卒五公子爭立相攻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戸孝公元年八月始葬桓公

齊君

朱子曰齊君莊公名光

元按齊世家云靈公十年以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光為太子高厚傅之靈公又娶仲姬生子牙請以為太子公許之遂東徙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在位六年崔杼弒之晏嬰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齊景公

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

元按齊世家云景公名杵臼莊公之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而立杵臼是為景公景公嬖妾鬻姒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嘗以為言而景公乃許立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於萊景公卒陳乞作亂荼奔魯乞立景公之庶子陽生是為悼公而使人殺荼乞遂專政春秋私考云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每有可觀當時稱晏子

以其君顯蓋有由也至於晚年興兵結怨大異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或亦告終是景公之善惡繫於晏子之存亡難以言自立矣

簡公

朱子曰簡公齊君名壬

元按齊世家云簡公名壬悼公陽生之子也初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景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出亡陳乞與鮑牧共立陽生是為悼公使人遷晏孺

子於駘而殺之幕下後鮑牧弒悼公國人立其子壬是為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陳恒與闞爭寵因殺闞而弒簡公年表乃以簡公為景公之子誤矣

公子糾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

甚啓萬世不忠之亂乎

金履祥氏曰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大約以兄弟為斷然荀卿杜預韋昭俱有桓公殺兄之說但二者曲直不待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前無正首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桓公不誅仲而用之仲安得而讎桓乎

元按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安國氏云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

也後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季本氏云殺子糾稱齊人者糾欲篡兄倚魯為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絶於族屬以罪討也是以子糾為弟也以子糾為兄之説蓋倡於公穀故於桓公之入曰篡曰不讓公子糾而荀卿之學出於公穀故曰桓公殺兄以爭國杜預氏因衍其説曰公子糾桓公之庶兄也惟漢書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為弟考諸春秋經文書糾

曰魯納糾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於齊夫以小白繫之齊則小白當立而糾之為弟明矣惟程子以子糾為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名忽之意而金履祥氏强為之辯不論兄弟之序豈不謬哉

名忽

元按名忽公子糾臣也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倚魯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

於齊而見殺也孔子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可以為萬世之公案矣

管仲

朱子曰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元按史記云管仲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霸諸侯管仲之謀也

著書五十八篇名曰管子仲卒子孫世禄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一統志云管仲墓在牛山之阿

伯氏

孔安國氏曰伯氏齊大夫

元按伯氏名無考蓋齊之公族也先儒以其有駢邑

三百故云齊大夫然能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其亦安

分悔過者矣

晏平仲

朱子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元按史記云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也索隱云晏子名嬰平謚仲字也山東通志云晏嬰字平仲齊公族為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雖嘗為相然知陳氏必有齊國乃聽季札之言納邑與政及其間也從容風議時有匡救焉平仲之父曰桓名弱其子名圉因田乞作亂而奔魯一統志云晏

嬰墓在臨淄縣東北三里

陳文子

朱子曰陳文子名須無

元按左傳齊莊公三年秋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待之晏嬰陳文子諫弗聽其後遂有崔杼之禍田完世家云陳完諡敬仲如齊改姓田氏完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事齊莊公文子生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齊景公

乞生子常是為成子即陳恒也陳文子棄馬十乘事
無考山東通志云齊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自
守不汚者惟文子為賢

陳成子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恒
元按陳恒史記作田常乞之子也乞卒恒代立是為
陳成子陳成子與闞止相齊簡公闞止字子我陳恒
思害之闞有寵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陳恒復脩釐

子之政厚貸薄收齊人歌曰嫗乎采芑歸乎陳成子齊大夫御鞅諫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不聽子我常舍公宮陳恒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殺子我恐簡公誅已遂弑簡公

崔子

朱子曰崔子齊大夫名杼

元按崔武子杼齊公族也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史記世家云初棠公妻好

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冠賜人崔杼怒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崔杼稱病不視事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牆射中公股反墜遂弒之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初崔杼生子成

及彊其毋死娶棠妻棠妻東郭女也生子明東郭女使前夫棠公之子無咎與其弟東郭偃相崔成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崔杼怒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無歸亦自殺謚曰武子

晨門

元按晨門齊臣姓名無考　以上皆齊國人物

衞靈公

元按衞靈公襄公之子也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衞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衞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莊子云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

之數仞得石槨馬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季本氏云衛靈公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興遠役行無信而屢名敵兵覲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然而不至於喪者有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雖非純臣而才足使令故倚以苟自逸然有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一統志云

靈公墓在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

南子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滛行

元按史記云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

馬孔鮒氏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氏云予所否者天厭之否塞

也言我之道不行而否塞者乃天所厭棄也楊慎氏云矢者直也直告之也非誓也何孟春氏云六經魯論家語皆無子見衛南子之事不知遷何據而云然蓋南子者必魯之南蒯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欲其見也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對景公曰臣欲張公室也夫南蒯欲弱季氏以强魯故夫子見之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

衛君

朱子曰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元按衛世家云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之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

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夫蒯聵南子之子南子淫亂蒯聵不能為親隱惡而憤激過中迹不能不涉於亂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葢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以告南子南子啼而走言太子將殺已以誣之靈公惑於其言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豈敢奔宋哉春秋繫之世子則蒯聵無殺母

之惡而靈公輕信讒言明矣衛世家又云靈公游于
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
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
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乃
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納蒯聵衛人聞之發
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羅泌氏云子南靈公之介子
蒯聵之弟也蒯聵既奔子南辭位子南之德實婉夷

齊孔子居衛葢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有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為問夫子以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夫夷齊以遜國為仁則夫子不為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以君命立郢而郢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儒先乃以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為惡蒯聵父子之爭蘇氏取而著為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不鑿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

固數以為譙矣此非隱奥也孰謂求賜高第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鄙之遜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公子荆

朱子曰公子荆衛大夫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南楚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春秋釋名云公南楚即公子荆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公孫朝

朱子曰公孫朝衛大夫

元按路史衛文庶之姓有公孫氏朝之事實無考

公叔文子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元按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

公叔氏孔安國氏云公叔文子公孫枝也文謚也然

左傳則作公叔發杜預氏註云公叔發公叔文子也

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乃諡為貞惠文子其後衛侯惡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戌將為亂於是戌奔魯薛應旂氏云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僎也受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僎

元按僎初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巳並為

大夫故稱大夫僎僎之事實無考

公明賈

朱子曰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元按路史衛之公族有公明氏而魯則無公明氏也

然朱子又以公明儀公明高為魯人豈衛之公明氏

移居魯耶賈之事實無考

蘧伯玉

朱子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元按莊子則陽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史記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衛伯玉裴駰氏云外寛而内直自娱於隱括之中直巳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葢蘧伯玉之行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後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左傳甯喜弑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而

伯玉行從近關出此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者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西

孔文子

朱子曰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元按孔文子即仲叔圉烝鉏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孔子所謂仲叔圉治賓客者是也初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其女孔姞後疾出奔宋衛人立其弟遺文子又使遺室姞焉靈公四十一年文子同齊師及

鮮虞伐晉取棘蒲

甯武子

邢昺氏曰春秋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来聘左傳云衛甯子来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預氏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曰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

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元按甯氏衛公族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衛侯懼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衛侯衛侯殺之咺

不廢命奉叔武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置諸深室甯俞職納槖饘焉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武子之父莊子名速武子之子名相相之子名殖

史魚

朱子曰魚衛大夫名鰌

元按家語困誓篇云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

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祝鮀

朱子曰鮀衛大夫字子魚

元按鮀衛之大祝左傳作祝佗定公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難同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言於萇弘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孔子謂

祝鮀治宗廟鮀之才亦有可用者

王孫賈

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

元按王孫賈衛公族也賈從靈公與晉盟已而叛之

觀其媚竈之言其人專權本非賢大夫而孔子又取

其治軍旅聖人至公之心無棄人也如此賈子王孫

齊亦為衛大夫

棘子成

朱子曰棘子成衛大夫

元按鄭玄氏云棘子成衛大夫舊說也此自漢以来相傳之言其事實無考

儀封人

元按儀封人衛臣姓名無考薛應旂氏云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荷蕢

元按荷蕢衛人姓名無考

以上皆衛國人物

晉文公

朱子曰晉文公名重耳

元按晉文公獻公之子晉世家云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矣獻公伐驪得驪姬生子奚齊獻子有意廢太子申生乃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重耳夷吾來朝驪姬又譖之於是重耳走蒲夷

吾走屈獻公使兵伐蒲重耳遂奔翟夷吾奔梁獻公卒屬奚齊於荀息里克欲納重耳乃殺奚齊使人迎重耳重耳畏殺不敢入乃迎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欲使人殺重耳重耳聞之如齊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秦怨子圉乃發兵納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重耳立是為文公重耳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魏武子重耳出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即位九年而

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其詳載晉文春秋四十五篇中

佛肸

朱子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元按孔安國氏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云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佛肸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者烹大夫皆從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

不受軒冕之服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子聞而欲賞之田單不受賞遂南之楚何孟春氏云佛肸畔名孔子乃哀公初年孔子在陳蔡時事也孔子年幾六十矣哀公十七年孔子卒後四年趙簡子卒子無卹立是為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肸之畔其母將論求見趙襄子襄子釋之君子曰佛肸毋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其不遷怒以免其身蓋劉向失於未考耳

子産

孔安國氏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元按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故曰公孫僑襄公三十年為鄭大夫執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其後或謂之國僑事載左傳孔子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一統志云墓在開封府新鄭縣邢山之巔

裨諶

孔安國氏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

元按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裨諶能謀馮簡子能斷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子産使裨諶乘車以適野而謀可否使馮簡子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

世叔

馬融氏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朱子曰世叔春秋傳作子太叔

元按古字世太通用世叔一作太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世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以王父字為氏左傳云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子太叔美秀而文其弟游楚作亂子產治其罪放之於吳

子羽

馬融氏曰子羽公孫翬也

邢昺氏曰子羽亦鄭大夫

元按左傳云公孫翬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翬一作揮一統志云子羽墓在開封府通許縣東

宋朝

朱子曰朝宋公子

元按左傳宋朝宋公子也美色仕衛為大夫有寵於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

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宫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其後靈公入衛與北宫喜盟於彭水之上宋朝出奔晉自晉歸宋靈公復為夫人南子名宋朝公叔戍欲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戍將為亂靈公逐公叔戍奔魯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金履祥氏云宋公子朝與南子内亂宋不罪其宄而衛又名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

桓魋

朱子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元按史記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孟子所謂微服過宋蓋此時也魋據曹以叛其兄左師巢伐之不克魋奔衛巢奔魯宋景公使人止之曰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不可入矣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又奔齊陳文子

使為次卿司馬牛去齊適吳魋嘗作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金履祥氏云魋蓋宋桓公之後别為向氏司馬氏觧見司馬牛下

太宰

元按太宰宋臣詳見職官考其人姓名不傳

陳司敗

元按陳司敗陳臣其姓名亦無考

以上晉鄭宋陳人物

子文

朱子曰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元按左傳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於䢵合於䢵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楚成王時子文代子元為令尹靖國之難朝不謀夕舉子玉為令尹悉告以舊政楚人伐隨伐鄭滅弦滅黄子文之功居多其孫鬬克黄楚箴尹也以功封於

鄖爲鄖公克黄生鬬蔓成然字子旗亦爲令尹成然生二子鬬辛鬬懐皆有名於世薛應旂氏云子文之忠其他可能也置族人於廷理而族人不怨不可能也名稱溢於當時聲光流於罔極豈偶然哉

子西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

元按春秋之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及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孔

子之時又遠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故集註以為公
子申楚紀云公子申字子西昭王庶兄也平王卒令
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
太子珍為昭王楚世家云子西平王之庶弟也則子
西非昭王庶兄乃其叔父矣又云昭王病名諸公子
大夫讓其弟公子申為王則公子申與子西為二人
左傳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昭王
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服國于脾洩使王孫由于城

麋遷都于鄀昭王救陳卒于城父子西與子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哀公十五年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後召太子建之子勝為白公作亂子西死之夫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可謂勤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焉得為智乎孔子曰彼哉彼哉有所試矣

葉公

朱子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元按杜預氏註左傳謂沈諸梁楚莊王之玄孫沈尹
戌之子戌為沈尹又為左司馬多直諫國人賴之子
高為葉公時子西名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子高諫之
其後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刼惠王子高聞之帥師定
方城與國人攻白公勝勝奔山自縊子高兼二事乃
使子西之子寗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退而老
於葉初子高有弟曰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子

高絶之子高好龍鑿室雕龍天龍聞而下焉子高懼而走故子張曰葉公非好龍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夫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蓋知聖而不能舉者然其知白公必亂子西子期之必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孔子告之政曰近悦逺来子高亦允蹈之哉

接輿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元按莊子接輿作接輿與註云楚人姓陸名通皇甫謐

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黄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

應與其妻共隱列女傳云楚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

聘之以治淮南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妻載紝器變

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楚辭云接輿髡首註云

接輿後自髠金履祥氏云莊子載接輿歌鳳句甚多

然出於附會詆訾當以論語所載為正盖知尊聖人

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

也

長沮　桀溺

朱子曰二人隱者

元按金履祥氏云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其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

亦以其物色名之葢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爾

荷蓧丈人

元按荷蓧丈人姓名無考易師丈人朱子云丈人長老之稱楊氏云丈者黍龠尺引之積故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止故名男子為丈夫淮南子云老者杖於人謂之丈人恐未然

以上皆楚國人物

朱張

元按王弼氏云朱張字子弓即荀卿所謂仲尼子弓者邢昺氏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荀卿氏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朱子曰少連東夷人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可見矣

元按禮記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大少伯仲之稱

論語類考卷九

論語類考卷十

明 陳士元 撰

禮儀考

禘

孔融氏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鄭玄氏曰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以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

杜佑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之制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夏特禘四年夏祫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殷制元年二年喪畢而祫自三年以後春皆特禘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以後五年一禘祫禘以夏祫以秋

趙匡氏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立始祖之廟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二名而二祭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

楊恪氏曰鄭氏以禘祫皆為魯禮不知諸侯有祫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耳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為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不知祫者合羣廟之主於太祖之廟方為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自鄭氏之說倡而後

之言禘者皆求於一禘一祫之中混禘於祫而不知有禘矣

馬端臨氏曰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鄭氏謂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周之祖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為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嚳而言靈威仰妄矣爾雅以禘為大祭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後儒以禘為祭之至大

者必推尊其所以大之故謂禘為配天謂禘為合羣廟之主謂禘為非時享而禘之説紛紛矣

羅泌氏曰周郊天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魯郊孟春周牛以騂魯牛白牡豈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耶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祀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祀五帝春秋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魯頌皇皇后帝后帝非靈威仰也享以騂犧騂犧

非白牡也騂剛赤脊公羊有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説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剛乎周禮王建十有二斿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交龍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與天子之禮無毫末異矣周禮在魯果足信乎

元按禘祫之禮略同祫則合羣廟之主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是也鄭玄註二禮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

差降葢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為殷祭故云無差降耳而杜佑通典則以鄭說為長謂祫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賈公彦亦謂祫十二獻禘惟九獻此皆溺於祫大禘小之說故也周以后稷為始祖而禘嚳季本謂姜嫄履武生稷稷本無父不宜推及於嚳此不通之論也玄鳥之祥歐蘇已辨其誣安可謂稷為無父而周不宜禘嚳

哉魯之禘則非礜與稷矣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

禘于莊公註云魯之為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

也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

禘之常也配而及於莊公者為慶父也又僖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荀罃辭荀偃士曰魯

有禘禮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愈

甚矣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說

者謂魯宜禘也然不知王制所謂諸侯之禘乃時享

耳豈魯之大禘乎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
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
以后稷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
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
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
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

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董仲舒云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於乎曾謂成王伯禽而有是悖禮之事哉周公雖有勲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辱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乎蓋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自後魯

有墨翟之學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始於兹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呂氏春秋以為桓王使史角往非是

灌

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許謙氏曰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臼以椈杵以梧以擣之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元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

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黄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盖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

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餕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魯祀躋僖為逆故不欲觀然既灌之後何昭穆之可序乎朱子謂魯之君臣浸以懈怠故無足觀此亦臆度之耳而孔子之意固未發也

宗廟之事

邢昺氏曰宗廟之祭祀謂禴祭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

元按有虞氏宗廟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夏后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亦因夏其祭尚聲貴肝用日出周祭則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以禘爲殷祭之名殷大也易曰殷薦上帝配祖考是也其祭尚臭故用鬱鬯以灌也祭用肝用朝及閽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孔子取之謂用朝也周禮大

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祼與灌同禴與礿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諸侯五廟皆月祭之是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父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然祭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家語謂親廟有月祭似涉於煩四親廟有享嘗而無時祭又涉於怠緯書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豈有遠祖惟三年五年一祭而間年不得一享者哉故

皇氏謂虞夏每年一祫其説必有自矣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程子遂以此祫為時祫謂諸侯祀礿嘗之祭為煩故每年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羣廟然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釋者以為時祫而春秋又書烝書嘗書繹則犆不止於春也何為而又有時祫乎四時皆有祭而享嘗追享朝享乃閒祭之名享嘗即秋嘗也追享即禘也朝享即祫也享嘗

於不遷之廟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禘皆於冬烝之月行之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武廟於雒邑亦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蓋禘祫行於秋冬者皆得穪時祭故孔安國以烝嘗爲大享謂秋冬易於洽百禮耳然魯文公行祫於建未之月閔公行禘於建辰之月僖公又行於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而後儒多引此以明祫禘之義將何取乎蓋後儒多惑於王制犆祫緯書祫禘之說而不知起於漢儒

之附會也

告朔

鄭𤣥氏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元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公既視朔是也

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彛職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每月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猶者可止之辭也

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

旅

朱子曰旅祭名

元按尚書禹貢云蔡蒙旅平又云九山刋旅孔安國註云祭山曰旅又引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為徵是以旅為祭山之名然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註

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

釋文云旅衆也陳氏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

神而祭之季氏旅泰山豈亦徧祀羣神以徼福耶爾

雅云祭山曰庪縣

媚奥媚竈

鄭玄氏月令註曰春祀户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

央土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

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奥焉

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奥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設饌如祀戶禮

孔頴達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奥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奥謂廟門外西室之奥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奥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霤主北向門

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朱子曰室西南隅為奥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馬端臨氏曰白虎通云五祀者門户井竈中霤也大夫以上得祭之士但祭先祖耳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或曰户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用豚井以魚

元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惟祭法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為重該

修熈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户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為户竈中霤門井祭法七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慎云井即行也行者井閭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户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養先王興此所以報之也王孫賈乃

云媚竈媚之為言豈先王制祭之義哉

食祭

邢昺氏曰祭謂祭先也敵客則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亦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

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元按禮食必祭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

師祭禡禜祭先炊至於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穡之類莫不有祭先王制禮莫非教也記曰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周禮春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所以報本也玉藻云祭瓜上環祭魚尚膴惟水漿魚腊湆醬餕餘不祭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工於是乎賦茅鴟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飧者季氏之進食失禮也今人固有當飲

食而祭者亦古禮之遺耳而佛氏竊效之又引為佛鬼之説如紀聞録所載薛直暴死事真欺俗不經之談也

論語類考卷十